余光中先生在《散文的知

性与感性》一文中说:"在一切 文体之中,散文是最亲切、最平 实、最透明的言谈,不像诗可以 破空而来,绝尘而去,也不像小 说可以戴上人物的假面具,事 件的隐身衣。散文家理当维持

与读者对话的形态,所以其人品尽在文 中,伪装不得。"这话是不错的。散文作 为受外来影响最小的文体,它的成就之 所以一直很稳定,一个很大的原因,可 能就是因为它的亲切、平实和透明,技 巧性的东西比较少,实验性的文学运动 也多与它无关,这就大大减低了写作者 的参与难度,凡有真情和学识的人,都 有可能写出好的散文篇章来。因此,我 很早就发现,许多好散文,往往并不是 专业意义上的散文家写的——这对于 其他文体来说是不可思议的。你很难 想像,一篇好小说,一首好诗,一部杰出 的戏剧,会是出自于一个"业余"作者之 手。但散文不同,它拥有最为广阔的写 作人群,更重要的是,有许多的哲人、史 家、科学工作者都在为散文的繁盛推波 助澜,贡献智慧,因此,散文是永远不会

只是,许多人并不知道"散文易学 而难工"(王国维:《人间词话》)。因着 散文是亲切、平实和透明的文体,话语

好散文应像斯文人的淡吐

的姿态放得很低,结果,那些轻飘的感 悟、流水账般的记述、枯燥的公文写作、 陈旧的风物描写、堆砌的历史资料,都 被算作是散文了。慢慢的,散文就丧失 了文字上的神圣感,就连平常的说话, 记下来恐怕也得算一篇口语散文。莫 里哀的喜剧《暴发户》中,就有一个商人 叫儒尔丹的,他听说自己的一句话"尼 哥,给我把拖鞋和睡帽拿来"就是散文 时,不禁得意地喊道:"天哪,我说散文 说了40年,自己还一直都不知道!"一 所以,只要和文学沾边的人,很少有人 会承认自己是不会写散文的,但承认自 己不会写诗的人则不在少数。在多数 人眼中,散文实在是太容易写了。

这种"太容易"所造成的散文数量 的庞大,究竟是散文的幸还是不幸?我 回答不了这样的问题。但我想,因着散 文的门槛实在是太低了,这就带来了一 个不容忽视的问题:现在的散文是越写 越轻了。——许多的散文,你读完之 后,不会有任何的遐想,也不会让你静 默感念,它更像是一次性消费的话语垃

散文当然可以有轻逸的笔触,但 我一直认为,散文在骨子里应该是重 的。它隐藏在文字后面的情与思,越 重,就越能打动读者,越能呈现经验和 事实的力量。著名作家毛姆说过:"要 把散文写好,有赖于好的教养。散文 和诗不同,原是一种文雅的艺术。有 人说过,好的散文应该像斯文人的谈 吐。"——我想,"教养"、"文雅"和"斯 文人的谈吐",绝不会是轻的,它一定 暗含着对生活和存在的独特发现,同 时,它也一定是一种艺术创造,否则就 不会是"文雅的艺术"了。

说到散文之重,我们也许首先会 想到的是鲁迅的《野草》、朱自清的《背 影》、史铁生的《我与地坛》和《病隙碎 笔》、贾平凹的《祭父》,等等,这些,的 确是杰出的篇章,里面所蕴含的深邃 的情感,以及对存在本身的逼视,无不 体现出作者强烈的精神自尊,并有力 地为文字挽回了神圣感。有一个大学 教授对我说,自1991年以来,他每年都

花12至17节课的时间给中文 系学生讲《我与地坛》。一篇散 文,何以值得在课堂上花这么 多时间来讲述和研究?如果这 篇散文里没有一些重的东西, 没有一些与更广阔的存在相连 的精神秘密,那是难以想象的。

而《野草》,更是因着它阴郁、决绝的存在主 义意味,即便被批评家反复地阐释,也仍 旧被视为最为多义而难解的文本。

当然,我在这里并不是说,只有显 露出像鲁迅的《野草》那样沉痛的表情, 才是达到散文之重惟一的道路。其实, 即便是像汪曾祺那样淡定的文字,里面 又何尝没有重而坚实的情思? 散文依 据的毕竟多为一种常识(诗歌则多为想 像),它不能用故作深沉的姿态来达到 一种所谓的深刻,许多的时候,散文的 深来自于体验之深,思想之深。真正的 散文家必须在最为习焉不察的地方,发 现别人所不能发现的事实形态和意义 形态。这或许正是散文的独特之处:一 些看似平常的文字,其实蕴含着深邃的 精神秘密;相反,一些看起来高深莫测 的文字(比如一些所谓的文化散文、历 史散文),后面其实是空无一物。

我理解中的好散文,就是那些在平 常的外表下蕴含着不平常的精神空间

的篇章。

事情异乎寻常的顺利,杜光辉 一到省林业厅,就找到了吉厅长。吉 厅长在听了杜光辉的汇报后,问杜光 辉:"你是省委宣传部下派的吧?"

杜光辉说:"是。"吉厅长说:"这 是好事啊,一个下派挂职干部,想为 山区老百姓做点事,理当支持啊。这 样吧,先解决五十万吧。下次有机会 再解决些。"

高玉朝杜光辉看看,问:"吉厅 长,是无偿还是……"

"当然是无偿了。山区嘛,哈 哈。"吉厅长又望望杜光辉说,"回去 向欧阳部长问好。啊不,是欧阳书记

杜光辉上一次回省城,到机关 上转了转。机关上人都在说欧阳部 长就要到省委当副书记了。吉厅长 这么一说,看来是快了。

吉厅长笑道:"杜书记啊,其实 我们见过。

杜光辉有点莫名,愣了一下。 吉厅长说:"我侄女跟你是同事啊,小 里静极了。

吉,在干部处的。去 年,小吉结婚,还是你 忙着张罗的。婚礼上 我们见过。

这一下,杜光辉 想起来了。去年工会 为小吉操办婚事,小 吉是有一个叔父过来 参加了婚礼。当时就 有人介绍说是某厅的 副厅长。不过,那次 人多,杜光辉一点印 象没有了。真是缘 分,这缘分竟在这项 目上帮了杜光辉的 忙。他敢紧道:"啊,

是想起来了。小吉的叔父。对,对, 想起来了

"哈哈。杜书记啊,你年轻,有 总比不做好。 前途啊,有前途!"吉厅长又和杜光辉 随便聊了些机关上的事,也问了问桐 山林业的情况,突然,他似乎想起了 什么,从桌上的文件里找出一份文 件,道,"你们桐山是有个蓝天木业

"是有。 "那就对了。有人反映到我们 厅,说这是破坏林业资源。我们正准 备派人下去调查。今天杜书记来了 正好,你就先回去了解一下,能在县 里处理的,就在县里处理吧。但是, 如果真的像反映的这样,一年要破坏 五千亩的林木,那是太危险的,也是

李明学看了一下会议室,九个 常委除了宣传部长到省里开会,人武 部政委接待上级军区来的首长外,其 乎没有。

啊!"

很严重的。桐山县委要高度重视

蒋大川坐在会议桌的一头,

直在笔记本上写着什么。 李明学喝了口茶:"今天临时开

个常委会,议题很单一,就是纪委 的情况汇报。然后再请大家研究。" 说着,他望了眼蒋大川,说,"大川书 记,你先说吧。

蒋大川打开本子,说道:"今天 这个会,是个特殊的会。特殊在研究 的对象和研究的事情。对象可能大 家都知道了,是吴大海同志。至于具 体事情,主要有三点:一个是利用土 地开发,收受贿赂,目前已经查明的, 有一百四十多万;二是为地方黑恶势 力撑腰,成了保护伞;三是生活作风 腐化。详细的内容,已经在发给大家 的材料中了。当然,涉及秘密的,这 里就不公布了。按照省纪委的意见, 要求湖东县先拿出处理方案,报省纪 委。涉及刑事的,立案查处。

-阵翻动材料的声音,会议室

上已经得到李明学 的通知,李明学说: "这事不太好办了, 要上常委会。"简又 然没有做声,他心 想:在吴大海的事情 上,他是尽了力的。 他找来了小郑,让他 把一个信封,在今天 早晨送到了纪委的 廉政信箱。他相信 那可能是湖东县纪 委设立廉政信箱后 收到的第一笔款

简又然昨天晚

子。至于数字,他一

也许这样做是迟了一点,但是,

简又然把事情弄清楚了,心里 就有了底。他有一种感觉,蒋大川坚 持这样做,不会是只到吴大海为止。 他一定还有更深的目的。

李明学把材料放到了一边,说: '同志们,大家看了纪委的这个材料, 不知是何感觉?我的感觉是痛心。

蒋大川咳嗽了一声,李明学正 在讲:"首先,对这个事,我想讲两 点。一,县委是有责任的,我更是 有责任的。二,对吴大海同志的 处理,请纪委继续审查,实事求 是,严肃处理。"

李明学说完,出门接电话去了。 简又然朝汪向民看看,汪向 民正眯缝着眼睛,看着材料。材 料其实不长,讲的都是些主要的 方面。具体的例子,几 23

郑州地理

林科路的来历

林科路位于金水区农业路北侧。东 起中州大道(原东环路),西至政七街动 物园围墙处,全长近3000米,宽20多 米。此路是因附近有河南省林业科学研 究所(简称林科所)。1999年11月经报 市地名办公室批准正式命名叫林科路。

河南省林科所始建于1956年。其 前身是根据河南省情,用材树种资源多, 分布着许多材质优良、价值较高的用材 树种,为全面提高全省林业建设质量和 效益。1956年成立了省林业厅林业试验 站与1958年成立的省林业厅林木病虫害 研究站,加上1962年省农业科学研究所 林果研究室合并,正式成立了河南省林 科所。主要任务是以应用科学技术研究 为主,并组织全省专业技术攻关,研究解 决有关林种、树种大幅度提高产量、质量 的重大科学技术问题;同时开展一些林 业应用基础理论和新技术应用的研究。 为此,下设有营林、森林保护、情报科室 和一个试验林场。林科所成立以来,科 教兴林,围绕林业重点工程组织开展科

回老家看看娘,缘于郑彦英先生的

刚走上黄河大堤,就有一群麻雀从

一篇文章,因为《稻子就要熟了》的时

候,娘总是要去稻田里撵麻雀。走到村

口,我并没有急着回家,而是翻过黄河

大堤,来到了稻田地。

技攻关和研究,多项 研究成果获奖,推广 应用经济效益明显, 为加快全省林业建设 步伐作出了贡献。

说起林科路的 兴建,这里的过去原 是押寨村杂草丛生不

长粮、风起黄沙满天飞的荒沙岗。解放 后改造成庄稼地和果园。有一条"风起 扬飞沙,雨天踏泥泞"的小路通往关虎 屯,这就是林科路的前身。上世纪90年 代,随着郑州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在推进 城市化进程中,为改善郑州市的交通 状况,花园路、农业路、经三路等相继 进行了扩宽、延伸改造,从而带动了 这人迹稀少、黄沙弥漫的押寨村,一 些省直单位开始在这土路两侧从政七街 往东到经三路,规划盖起了办公大楼和 住宅楼,形成一条20多米宽的路,就是新 兴的林科路。

现今,林科路上又展新面貌,从经三 路已经修通到中州大道,沿路几十幢高 层住宅楼雨后春笋般矗起;村民们的沿 街楼开起风味特色饭店,各展英姿;中州 大道上的立交桥,在林科路东口凌空而 立,区域公交车从二七广场直通路口。 这些都预示着林科路的美好未来和发展 前景。



散文●

深雀掠过稻岛

头顶掠过,我眼瞅着它们风一般向黄河 大堤下面的稻田飞去,快要一头扎进稻 出里的时候,麻雀们乂突然问空中翻 哩,生意好咧时候,手脚床利咧人,一人 一天都能挣个两三百块钱哩。我不无 飞,在黄澄澄的稻田上方,斜横着身子, 迅速划了一个平躺着的彩虹般的弧线, 惋惜地说,那也不能眼瞅着麻雀,疯吃 然后直冲稻田深处而去。 了快要进粮仓的稻米吧! 杨大婶瞅瞅 秋深禾残,田埂上的夏,已陨落进 我好像不认识似的说,它(指麻雀)能吃 了一步可跨的浅浅的小河沟里。野菊, 多少,撑死了能吃点儿喂鸡咧食儿。愕 拇指大小的菊的花朵,颇显热情地张扬 然复愕然,心想,我这个在城市里生活 了二十多年的农民,恐怕是真的就不农 着季节的体温。

又有十来只麻雀飞进稻田,降落在 民了。 了随风起伏的稻浪之上。我突然发现, 我的目光被稻浪翻滚到了遥远的 天际,心想,真是替"古人"担忧了,因为 整个金黄色的稻田地里,怎么看不见了 在我视线能及的范围内,麻雀少得连鸣 撵麻雀的村人,就连印象颇深的稻草人 叫声都听不到了。这就叫我想起了多 也是没有。正百思不得其解,邻居杨大 年以前,全家出动,在稻田里撵麻雀的 婶掂着把镰刀走上田埂。杨大婶说,哪

顾得上撵麻雀呀,都在砖窑上拉砖挣钱 情景。也是这个季节口上,稻米的体香 招引米铺大壶地的床雀,一群群床雀黑 压压盘旋在稻田上方,在人声鼎沸的呐 喊声中,瞅准空挡就扑进稻田。那个时 候,各家各户都这样儿,特别是稻谷该 收割的十天半月里,人们一整天的在稻 田里敲着脸盆打着铁筒勰和,那场面, 就像战场上敌我双方血肉拼杀。记得 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东边这块 儿稻田地,原来是近百亩丰茂的芦花 荡,嘁嘁喳喳的麻雀们密密麻麻地占领 在这里,知兵书般地"敌进我退,敌攻我 绕,敌疲我打",弄得我们学生娃放学后 都不回家,而是直奔稻田地里撵麻雀。 那个时候,一块稻田地里,总会有两三 个举着烂布条儿、破塑料布的稻草人 儿。我印象很深,在那个吃不饱穿不暖 的年代,虽然麻雀与人争抢粮食争得 "面红耳赤",但是一到青黄不接的季节 尤其是下雪天,娘在喂鸡子的时候,只 要是看到有麻雀在院落里觅食,总是多 捧出一些粮食撒在墙根儿、屋檐儿或 草垛旁,口中还不停的念念有词,说 吃吧吃吧,吃不饱也不能饿看,都得 有吃咧都得有吃咧! 现如今,国人在选 择国鸟的时候,麻雀的比例占35%以 上,这种普普通通的鸟儿,备受国人的 喜爱,我真为娘当年爱护麻雀而深感自

杨大婶抱着一捆草,没打招呼就 走出了稻田地,这个时候,从稻田的 深处又斜飞过去一群麻雀,这群麻 雀,没有在稻田里停歇,而是掠过稻 田,越过黄河大堤,飞进了黄河大堤那 边的村儿里。我知道,在这个仨俩月也 不进一次的村儿里,娘正在给俺做好吃 的哩……

新书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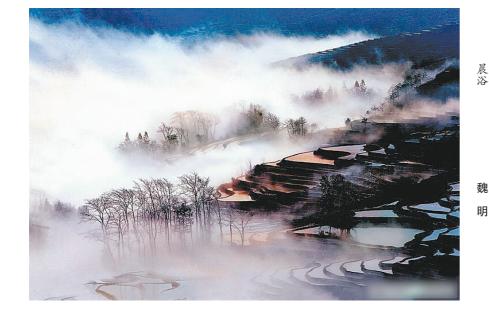
《名画传奇》

绘画是凝固历史的无声语言,承载着 丰富的民族文化内涵。中国古代绘画背后 的故事以其强烈的传奇色彩、人文气息,使 广大艺术爱好者为之陶醉。本书以生动简

洁的文字,按照中国绘画发展史的脉络, 讲述了名画背后耐人寻味的故事。本书 大量珍贵的绘画图片和详尽的解说,集阅 读、鉴赏和研究于一体,雅俗共赏。

三百余幅图片,涵盖原始社会及汉、 东晋、北朝、唐、五代、宋、元、明、清各历史 时期的经典画作,勾勒出中国古代绘画史 的发展脉络,讲述名画背后的逸闻趣事和 画家的传奇人生,展现中国古代名画的艺 术魅力和人文色彩。

当代中国出版社



文苑撷英

悠悠"寿"文化

苏 鸯

长寿,是人类永恒的追求。 人类乃万物之灵,伴随着与生俱 来的对生命的热爱和对死亡的 趋避,各种追求延展生命历程的 思想和实践——长寿文化也就 自然应运而生了。正如滔滔黄 河有着自己的个性一样,中华民 族的长寿文化也有其自己的特 点,多姿多彩。源远流长。

我们的祖先为追求长寿这 个美好的愿望,出巨资铸造金龟 银鹤、雕刻腾龙飞凤;长辈们过 生日人称作"祝寿"、"寿日"、"寿 酒",道贺"健康长寿"、"福如东 海"、"寿比南山"等等吉祥语;庙 字号称"寿仙庵"、"万寿寺";连 药铺的招牌挂的也是"仁寿堂药 号"、"万寿堂药店"、"万春堂药 铺";起个名字也要吉祥,象征长 寿:丁寿昌(清·道光进士)、孔延 年(汉·尚书博士)、尹长生(宋· 著名画家)、方龟年(宋·景佑进 士)、赵延寿(辽・大将)等。

具有中国独特民族风格的 建筑,无不放射长寿文化的光 彩,屋柱横挑、大庭栋梁雕刻着

中国人尊崇的四兽(龙、凤、龟、 麒麟)和千姿百态、栩栩如生的 寿星图;给房屋取个名字也要图 个吉利:"益寿殿"、"仁寿宫"、 "万春堂"、"千秋宫"、"万秋宫"

当我们翻开地图时,会看到 一连串镶嵌在南疆北国的明珠: 寿宁县(福建省)、寿光市(山东 省)、寿县(安徽省)、仁寿县(四 川省)、汉寿县(湖南省)、长寿街 镇(湖南平江县)等。

中国的食品餐饮也处处体 现出长寿文化:"长寿蛋糕"、"延 龄酒"、"椿萱酒"、"福寿酒"、"万 寿糕"、"鹤龄春"、"寿露酒"、"赤 松春"、"彭祖大曲"、"万寿龙 芽"、"长寿玉"等;这种长寿 文化还体现在植物的名称 上,比如"万年松"、"万寿 菊"、"万年青"等。真所谓山也 寿、水也寿、村也寿、食也寿、居 也寿、名也寿,"寿"的追求无所 不在、无时不在。悠悠五千年中 华民族史,就是一部辉煌灿烂的 长寿文明史。

我不敢说话了,内心无比沮 丧。培训班里大大小小的考试让我 得出一个经验:头号考生是很吃亏 的。老师没有比较,没有参照,不容 易给高分。谁让咱耳背来着? 真是 越想越窝火。

11. 在面试中"露了一小 手"——冯远征

考试前,我准备了两首很有激 郭小川的《闭泊洼的秋天》。在考场 上我选择了前者,因为其中一段总是 让我联想起自己"未酬的壮志",让我 在每一次练习时情不自禁地声泪俱

正当我的情感马上要爆发的时 候,老师突然喊了一声"停",把我从 诗的意境里拽了回来。我很诧异地 住了口,看到有的老师正在低头写着 什么,有的老师面无表情地用手撑着 下巴,而喊"停"的那一位,一脸不置 可否。我很失望,情绪从沸点降至冰 点。大概是我演砸了,人家不喜欢, 自动走人吧。想到这里,我转身往教 老师们都吓了一跳。 室门口走去。

"哎,回来回来, 你还没唱歌呢,这么 着急走啊!"那位老 师急忙招呼我。我 不好意思地回到了 考场中间,开始唱 《驼铃》。这首歌很 适合我的"次高音", 每一个细节的处理 宋世珍老师都曾经 精心地辅导过我,所 以我相当自信。

当我正要唱最 冯远征 梁丹妮•著 高亢也最动人的"战 友啊战友,亲爱的弟兄"时,也不知哪 远征!"看到了一位40岁上下的中年 根筋拧巴了,突然闭了嘴,歌声戛然

"你怎么不唱了?"其中一位老 师感到莫名其妙。

"不想唱了。"我愣愣地回答 我当时并不太清楚为什么突然 情绪失控,现在回想起来,大概一半 是沮丧,一半是委屈。朗诵诗的时 候,他们怎么能突然喊"停"呢?怎么 不等我声泪俱下呢?

他们说:"不唱也行,给我们准 备形体吧。

"我什么都不会。"我本来准备 了一套长拳,但是那股子倔劲儿还没

啊?"老师的和蔼中突然增加了一种 不容置疑,让我不敢再由着自己的性

"我只会做广播体操。" 我的精神已经处于崩溃。从最 落,人已经消失在楼梯拐 开始的不抱希望,到初试的意外过 角了。

关,到复试的满怀期待,到"耳背"遭 受的打击,到重新得到考试机会,再 到刚才的情绪失控,出言不逊……我 完全不知道自己都干了些什么,只好 胡乱地做了一遍广播体操。我心里 隐隐觉得,就此要和北京电影学院告

单独面试后,接下来的考题是 要求我和另一个女生演一个小品,题 情的叙事诗,杨牧的《我是青年》,和 目叫《重逢》,时间、地点、人物都需要

> 那时候,我很喜欢看"伤痕文学" 小时候又跟父母在军粮城干校生活过几 年,对知青在农村的生活有一定的了解, 于是我脑子里灵光一现,冒出了一个关 于知青回城的故事。

我和搭戏的女生简单商量了-下,就开始表演。因为能够理解人物 的内心,又在各种培训班中熟悉了表 演的分寸把握,那一次,我超常发挥, 是一种长期积累后的总爆发。演到 高潮处,我甚至拍案而起,把一个当 做道具的酒瓶子"砰"的一声砸碎了,

> 当我演完小品, 手忙脚乱收拾现场的 时候,看到有的老师 还沉浸在刚才的情绪 里,轻轻地擦眼泪。 走出教室,那些刚刚 在外面透过门缝往里 看的考生立刻迎上来 对我说:"哥们儿,演 得太好了!"

12. 居然是张暖 ——冯远征

当我自我感觉 良好地从考场走出 来,忽听有人喊:"冯

女性,短发,眉目清秀,穿着整齐利 索,正站在不远处微笑着向我招手。 我很纳闷儿,我肯定不认识这

个人,但又觉得有几分面熟。 "冯远征,你是北京的吗?"她见

我一脸茫然,忍住笑问我。 "是啊。"我机械地回答。

"我是电影学院的老师,正准备 拍一部电影,叫《远乡》,有一个角色 想请你试试。你5号有事儿吗?"

"5号我要来看榜。" "那正好,看榜的时候你到我们 摄制组来一下吧,我们就在电影学院 办公楼上。

"哦,好。"我蒙蒙地答应了,心 "什么都不会,你来考什么试 想今天的经历实在很特别,一会儿倒 霉,-一会儿走运。突然想起还不知道 她姓甚名谁,连忙追上去问,"老师,

她边走边说:"我姓张。"话音未

